乡土黔北

邹金燕

“筝”想与“泥”相约

务川泥高,这片盛夏的避暑胜地,宛如思州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每年都吸引着周边游客纷至沓来,其中尤以重庆游客居多。

夏季的栗园绿草如茵,一望无际,有骏马在草原上奔驰,有牛群在蓝天下悠闲地啃着青草。

(一)

初夏,县文旅局在泥高栗园草场举办第二届“筝”想与“泥”相约风筝文化节。周边市、县很多风筝爱好者闻讯驱车赶来。一大清早,我们作协邀约了十几个文友,拖家带口,一起去见证泥高栗园草场的热闹。

当车行半山腰的时候,同行的人皆被美丽的景致吸引,邀约一起下车。我们把车停靠在马路边,眼前云雾缭绕,只露出峰顶。山间皆是雾霭流岚,它们在自由地游走,太阳的霞光一点一点地温暖、明亮起来,青峰也更见别致了。

文友们纷纷拍照,我却看得呆了,在江浙求学时,一想到家乡——务川,脑海里就会浮现一幅满山墨白的图景,像极了眼前这雾霭游走,霓岚漫步,翠微隐现的画面。

同行的文二哥,吆喝了一声:“大家快上车,道真的文友快到了,我们去前面的路口迎接他们。”

于是,我们又回到车内,继续有说有笑。又行驶了三十多分钟的车程,我们终于抵达栗园草场。一下车,我们特别兴奋,看见山坡上,一只超级大的章鱼充气风筝,跌跌撞撞,跌倒又爬起,爬起又跌倒,终于御风而起,稳稳地飞上了天空。

此时的栗园草场人山人海,各路商贩云集,各种美食汇聚,商贩的吆喝声,大人们呼朋引伴声,孩子嚷嚷着买玩具的声音交杂在一起,让那低头啃草的老黄牛摸不着头脑:今天怎么这么多人闯入我们的领地?

带小孩的文友,被孩子拉着去买心仪的风筝。我带着道真文友一行,往草原高处走去,见各式样漂亮的风筝,已被牵引着飞上了天空。

“齐天大圣”风筝越飞越高,金箍棒在阳光下闪着金光,仿佛要戳破淡蓝的天幕。蝴蝶风筝扇动着翅膀掠过最低的云朵,金鱼风筝拖着橙红尾巴在“云海里”摆尾,最时兴的哪吒、敖丙等动漫风筝也相继飞上了天空。

斜对面的小姑娘急得直跳脚,她的美人鱼风筝总在低空打旋,爸爸蹲下来调整竹骨,然后举着骨架小跑,帮助女儿把美人鱼放回天空的海底。穿蓝色衣服的小男孩,把手中的线越放越长,风筝也越飞越高,忽然扯断了线,老鹰风筝在空中打了个旋,然后飘向更高远的云层。攥着空线轴的男孩望着它消失的方向怅然若失,妈妈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风筝去追它的梦想啦,就像你总有一天要奔向更远的地方啊!”

不管是放风筝的小孩儿,还是大人,都在辽阔的草场上放飞自我,他们恣意奔跑、欢笑……他们风筝线在蓝天上织成无形的网,把此起彼伏的欢笑声都兜进风里,告诉每一寸草地。

(二)

“咚咚咚锵”“咚咚咚锵”……我被不远处传来的锣鼓声吸引,放眼望去,原来是那边的舞台上正在表演高台舞狮。我一下子来了兴致,邀约文友们去观看务川的这一特有民俗活动,他们也欣然愿往。

等我们走近,发现舞台四周已经围满了观众,但前排却有零星的几个空位。正在这时,一个熟悉的人影向我们走来,原来是正在泥高镇供职的文友李豪。许久不见,他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行入座观看。

说来惭愧,作为仡乡儿女,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地观看高台舞狮。之前也看过高台舞狮表演,那都是带着孩子在仡佬族博物馆看的影像投屏。即使是影像投屏,孩子们和我也看得津津有味,半天挪不开脚步。

今天可算大饱眼福啦!只见舞台中央重叠七张八仙桌,最上面的一张倒放着,桌腿朝天。远远看去,像一座宝塔。“咚锵、咚锵、咚咚锵……”锣鼓声起,头戴面具的“孙猴子”先出场,在场地中做出各种活泼灵动的动作,翻跟头、跳跃,赢得台下观众的一阵阵喝彩。

随后,狮子在“孙猴子”的引逗下出场,那狮子通体金黄,鬃毛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。只见它先在场地中进行简单的走动、摆尾等动作,就足以展示自个儿的威风。在锣鼓唢呐声中,狮子(一人举狮头,一人蜷于狮身)踩着鼓点跃上第一层,狮头猛地一甩,脖颈间的铜铃哗啦响成一片。狮子螺旋式慢慢登上高台,两个铜铃大眼忽闪忽闪,血盆大口一张一合,仿佛要吞吐日月。围观的人群突然噤声,只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。

来到最高层,狮子站在方桌的四条腿上,或进或退,交换位置,步法灵活。狮子继而在高台上完成叠罗汉、倒立、踢腿等一系列动作,动作刚健中见灵巧,惊险中藏秩序。最惊险处,狮身突然从最高处倒栽下来,围观的孩子立刻爆发尖叫,却见狮尾那人腰肢一扭,竟用双脚勾住桌沿,狮头在离地丈余处猛然定住,台下爆发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

泥高的天,特别高远、湛蓝。台下的观众远远看向天幕,仿佛看见黄色的“雄狮”腾跃而起,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“云端之舞”。这千百次磨合的共生之舞,这力与美的极致演绎,不仅展示了仡佬先民团结的协作智慧,而且展现了仡佬先民采砂般的无畏胆魄。

(三)

记得第一次去泥高栗园是在2014年,那时我与男友一同前往。我们乘坐一辆中巴车,从县城的车站出发,一路颠簸近三个半小时,才终于抵达栗园。一下车,立马被栗园草场的一阵凉意驱散疲惫,神清气爽。

男友租了一辆笨重的山地跑车,带着我在仡佬草原上翻山越岭,我坐在他身旁,感受着车子随着山峦起伏、颠簸,兴奋地伸出双手拥抱旷野,任由风穿过我的指尖,吹乱我的长发。

对于一个娴静的女子而言,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惊险、刺激的感觉。我们的车在草原上一路疾驰,我对着空旷的山野惊叫、呼喊,把那一份青春的悸动告诉风,告诉每一寸山河。

然而,更惊险的事发生了。男友驾驶不慎,在转弯处把我从车里重重地甩了出去,我揉了揉摔疼的头,发现膝盖也受了轻微创伤,强忍着疼痛站起来。男友费尽力气把侧翻的车子扶正,却发现车子怎么也发动不了。

无奈之下,我们只能慢慢往回走。夕阳的余晖洒在草原上,拉长了我们牵手的身影,甜蜜在草原上漾开。

(四)

一直向往脚踏泥土,手摘星辰的地方,因为越高远、空旷的地方,越能触摸灵魂。

泥高湛蓝的天,洁白的云,辽阔的虚空,涤荡着我的灵魂。我向来崇尚庄子的“逍遥游”境界,被满眼、漫山的绿草包围,让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想快过一阵风,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自由地奔跑。那一刻,我仿佛与列子一同御风而行,身躯和灵魂都特别逍遥、快活。

夏天的栗园,游客伫立绿毯覆盖的坡顶,吹着绿色的风,凉爽且惬意。这里的风有时会温柔地撩起女士的长发;有时,它会调皮地掀起小女孩儿粘有蝴蝶结的帽檐,然后,把它吹到不远处,待小女孩儿气喘吁吁地跑近准备拾捡时,调皮的风,又会把帽子刮到另一个风筝跌落的地方;至于手里的气球嘛,趁小男孩儿一不留神,欢欢喜喜地奔向云朵,越飞越高,越飞越远。

炎炎夏日,“筝”想与“泥”相约,在泥高,在栗园,在仡佬草场,放飞独属于你的风筝,享用一次夕照下草坪上的浪漫晚餐,或者来一场美丽的邂逅。

一切都刚刚好。

山水之间

罗逸　摄

非常感受

张　毅

绥阳美景

“乡方为诗乡,乡有诗始具诗魂”——这是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为绥阳县题的贺词。走进绥阳,就走进了诗的国度,走进了人间天堂。

绥阳先后获得了“全国文化先进县”“中华诗词之乡”“中国文化艺术之乡”“中国金银花之乡”“中国布谷鸟之乡”等称号。明清以来,这里生长了无数诗歌和诗人,生长了亚洲第一长洞——双河溶洞。

绥阳交通便捷,城中心离红果树风景区12公里、双河溶洞景区50公里、万佛洞景区9公里、双门峡景区8公里、观音岩景区15公里、卧龙湖水库12公里,距正遵高速绥阳东站2公里、遵义新舟机场35公里,到遵义市区约40公里。

绥阳环境优美。身后是巍峨高大、松柏常青的阳晋岩,前方是碧波荡漾、垂柳依依的洋川河。红日初升,身后山峦层林尽染,夕阳西沉,满河波光耀金,闲坐洋川河畔杯,品一杯香茶,听一缕笛音,蓝天燕子飞来飞去,眼前白云时卷时舒,黄昏时刻,如果再举杯邀月,良辰美景,问君知否?此乐何极!

在岁月的河流里我们翻卷自己微小的浪花,在人生的跑道上我们迈动着自己急促的脚步,身旁光阴似箭,眼前岁月如梭,历史长河我们只是浩渺之一瞬、红尘之一粒。在是非得失的困顿中、在功名利禄的追逐里,我们不要让心灵生锈,我们要让脚步在晨风诗韵里好好睡眠。

快来绥阳吧——在这里,我们可以翻越五千年,纵横天地间,浏览沧桑的原始森林,抚摸远古的石林;看满天星斗,听一树鸟音。

薄雾蒙蒙中,阳晋岩的晨钟敲醒了诗乡的梦,洋川大坝又是一个崭新的朝阳。

岁月留痕

李克炯

梨树下的守望

故乡的土很沉,洇透了我年少的汗。二弟,呼唤你三十年,声音掠过沟坎山梁,终如风中细云,无一丝回响。那年刺穿黑夜的电流,一直在我血脉里奔涌。荷苞初绽、芍药含羞时,心窝便似生生撕开,痛彻脊背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黔北群山紧锁,仁江公社春台村的日子被捏得又瘦又干。爸整日弓身在水槽前,双手在竹帘与浑黄纸浆里捞洗。舀舀一张草纸才挣二分钱,冷水泡发了岁月,十指皴裂泛白。他的背被无形的重担压弯,再也挺不直。妈瘦削的肩膀扛着田间地头所有的指望,晨星未落即出,夜露凝霜方归。深夜昏暗的煤油灯下,她眯眼缝补打满补丁的旧衣裳,发梢沾着草屑和尘土,灯影里全是她对子女的操劳。日子过得十分艰难,爸妈却认死理:只有念书,娃儿们才能爬出这穷山沟。

新学期的书费,是爸从草纸堆里一张张抠出的新票子。他蘸着口水,数了又数,才郑重放到我们手里。那新钱的油墨味混着竹浆的腥、爸汗的咸,腌透了我们的整个童年。放学撂下书包,我俩撒腿就往地里跑。镰刀割破手指是常事,猪草背篼压弯的小肩膀,皮肉磨红数不清。去新蒲中学住校,来回近六十里山路,米袋菜瓶硌得肩头生疼,却为能在家短暂停留替妈分担农活而脚步轻快。

一切,终结于1995年6月那个风雨夜。你揣着文科预考全校拔尖的消息回家,冲刺高考最后十天。妈高兴坏了,灶台上忙个不停,变着法子想给你做点好吃的。红辣椒炒腊肉在锅里嗞嗞作响,油烟呛得人直咳。你坐在灶膛前,一边添柴火,一边看复习资料。身上的白衬衣,领口早磨起了毛边。复习之余,还抢着帮妈挑水、摘辣椒……吃饭时说:“妈,我考完试就回家帮您掰苞谷。”只有我清楚,你心里揣着火,盼着高考完了能去趟省城,看看同学们经常提及的甲秀楼。那时村口荷塘正艳,荷叶绿得流油,花苞托着碎金般的晚霞。

才几天,我在图书馆看书,心口猛地一抽,像被冰冷的铁丝紧紧绞住,疼得眼前发黑。次日下午,室友递来一张电报,手有点抖。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扎进眼里:“你弟身亡,望速归”。顿时心如刀绞,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,踉踉跄跄爬上回家的客车。车过乌江,月亮碎在江心,散着惨白刺骨的寒光,浸透了我漆黑的归途。

赶到家,只见到一座刚垒起的新坟,而我终未赶上看看你最后的容颜。妈瘫在床上,似被抽了脊骨,喉咙里挤出骨缝撕裂般的呜咽。爸蜷在门槛上,手里的烟头时亮时暗,映着脸上每一条刻满绝望的深沟。未满十四岁的三弟缩在墙根,裤腿和鞋上的泥巴干成了壳,他是听到消息后哭嚎着连滚带爬赶回的。堂屋里挤满了亲戚,脸上全是悲伤和茫然。

收拾遗物,枕头下面压着《高考志愿填报指南》,翻到贵州大学那页,被你仔细地折了角。那页纸像块烙铁,烫穿了我的心。二弟啊,那是我日日走过的校园,竟成了你永远够不着的天边。

夜深人静时,过去的日子却一遍遍清晰起来。小时候溜进邻居屋后偷桃,你眼尖,总能摸到最甜的那个。有回踩断树枝露了馅,吓得我俩跳进臭水沟里躲藏。水漫过膝盖,熏得脑壳发晕,你竟仰头望着星星说:“大哥,你看天上那些星星,像不像妈簸箕里的白芝麻?”晚上挨了爸的“黄荆棍”,你咬着嘴唇没哭,半夜却听你梦中呓语:“捡芝麻…给妈妈…打糍粑吃……”窗外星斗低垂,我辗转难眠,心似压着浸冰的石碾,又冷又沉。

后来我去新蒲上高中,你也转来念初中。那三十里弯弯的山道,串起我们每个周末的脚印。你脑瓜灵光,总能把枯燥的政治历史编成顺口溜,拗口的英语哼成调。记忆的碎片太多,总有一片在雨声里格外清晰:那次冒雨回家,挤在悬岩下躲雨。冷风钻透单衣,肚子饿得咕咕叫,你得意地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又冷又硬的馒头,掰了大半塞给我。暴雨砸着岩顶,哗哗哗,像水帘罩着四周。你眼神却亮如点灯,“大哥,等考上大学有了工资,我要买一大包热气腾腾的肉包子,让爸、妈、你和三弟吃个够!”我使劲点头,仿佛已闻到那肉包子的鲜香。

1993年我高考落榜,心如坠冰窟,独自一人待在下厢房里茶饭不思、怨天尤人。你悄悄溜进来,捧着个烤得焦脆的大红薯,“快吃,大哥!刚从灶膛扒出来的,我怕冷了不好吃,就捂着一路跑进来了。”你摊开手给我看,掌心通红一片。我咬了一口,烫得直吸气。你咧嘴笑了,嘴角纹路温软:“大哥,你是我们家最大的指望!爸妈正托幺舅问去南白补习的事,明年你一定能考上大学!”你眼中那束光,硬生生拨开我心头上的阴云,暖了我的心窝。

第二年我考上贵大,你高兴得跳起老高,抢过通知书,端端正正贴在堂屋土墙正中。临行前,你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卷。摊开,是五张一块钱的票子,纸边还粘着没褪净的黄纸屑——那是你整个暑假打“钱纸”卖,十个手指磨出血泡挣来的。捏着那几张带着你体温和纸屑的钱,我喉咙像被什么死死堵住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你的猝然离世,像场寒霜,冻僵了三弟初启的少年脚步。他牢牢记着你大年初一的叮嘱:“要想跳出农门,除非玩命读书。”从此,昏暗灯光下多了一个熬夜苦读的身影。几年光阴流转,武汉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。妈把它展开,默默平放在你的相框前,定定地站了许久。如今她腰背似乎挺直了些,头发却已白如霜。每到周六下午,她仍习惯性地走到村口,朝着路的那头久久凝望,仿佛三十年前的风里,还能撞见那两个回家的少年——你背着褪色的帆布书包走在前头,三弟提着几个空辣椒瓶紧跟在后面。望断天涯路,而你再也不归来……

三十年弹指而过。当年歪斜的土屋,如今盖成三层敞亮砖楼。你没能享受过的清凉,正从空调里一丝丝吐出来。你植下的梨树早已高过邻居屋顶,春日飞花似雪,秋日金果压枝。三弟的儿子最喜爬树摘梨,灵巧身影恍如小时候的你。我们上学踩过的泥泞小道,已是浇筑上混凝土的大马路,一直伸向远方。当年躲雨的何家院子岩石坡,修起了市政府大楼。我们扑腾过的仁江河,成了中心城区居民的“大水缸”,立着“水深危险”的警示牌。承载我们青春的新蒲中学,已更名为十五中。每次走进校园,操场少年奔跑如风,恍惚间总觉有个熟悉背影要回头,喊一声“大哥”。

二弟,我家那小子正在为考研发狠,全力以赴备战年底计算机软件工程考试,他坐在自修室眉头轻蹙的侧脸,像极了你当年灯下苦读的模样。三弟的儿子才上初一,个头已快顶到门框,球场上冲起来如闪电,进球后吐舌头的憨态,又把你球场的青春拉回我眼前。

清明节,我和三弟带着孩子们去方家湾看你。山风携着凉意,拂过坟后那排三十年前为你栽下的杉树。如今它们粗壮婆娑,苍翠枝叶似欲探天。树叶沙沙作响,几滴晶莹剔透的露珠滚下来,那微凉而带着点泥土咸味的气息,像极了你当年汗水滴落黄土的味道。

无情的电流卷走了你,可这三十载光阴里,血脉相连的路却从未阻断。日子越过越舒心,想起你的日子愈发多了,梦里总飘着苞谷饭就腊肉的咸香、被窝里棉絮稻草的暖意、山谷中一同尖叫的回音,还有贴满老屋土墙一整面奖状的自豪……

二弟,如今的日子好得远超出你当初的想象。只是这“好”里没有你,细品之下,终究缺了最提神的那一味。大哥买得起成堆的肉包子,可目穷千里,却再也寻不到那个愿与我分食半个冷馒头的少年。

微风吹拂,当年我们偷桃看星星的菜地旁,你种的梨树已金果盈枝,似一树沉甸甸的念想;仁江河畔的麦田,翻涌着望不见边际的新绿。天地可鉴:这里的春天,我们在替你用心耕耘!而你,我的好二弟,你用生命刻下的那道深痕,早成了烙在我心坎最深处的印记。

大哥替你,把山河的日夜新,一步一步走出模样;也替你看好,你还没看够的花开人间。